



刻在碑文上的时光

□黄俊生

盐业的兴盛,带来了城市的崛起。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将射阳县东部靠黄海的一部分划出来,另立一县,称盐渼县。东晋时,盐渼因“环城皆盐场”,而更名为盐城,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同样,南通城镇的形成,最早也是由盐亭盐场发展起来的。

刘焯修建了中国最早的运盐河,古运盐河并没有因他兵败被杀而湮废,相反,经过历朝历代不断疏浚、拓宽、增建、延伸,即清宣统元年(1909),将河名由邗沟、上官盐运河、南运河改名叫通扬运河。作为2000年来南通盐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亲历者,它催生了两岸城镇的兴起。

如果从今天的南通市区和平桥往西北步行十八里,就到陈桥街道西陲小村河口,河口村南距南通市区、西离长江边天生港老镇、北到刘桥老镇,各相距十八里,故称“十八里河口”。十八里河口是胡逗洲西北境最早成陆的沙洲高地,古称“老岸”。晚唐时,胡逗洲与北岸间尚存一条长江支泓,支泓从白蒲经由河口折东北向西亭、石港、掘港入海,可通海船,是通州与如东境内主要内河赖以流通海十大大盐场的自然河道。十八里河口就处在江河双流交汇要冲,左海右江,盐船皆经此过。

通常,被都市喧嚣抛却的是乡村,被城市文明遗忘的是古村落,但城市文化的根脉,往往不在都市里,而是深扎在古老的村落。没人想到,河口这么个小村落,

竟然埋藏着南通城市久远文明的根脉。

1971年的河口叫南通县陈桥公社第九大队第九生产队,那年的秋冬之交,生产队开挖大寨河,一位民工抽罢旱烟,随手在一块露出一角的青石上敲了敲烟杆锅,准备起身再挖河。这真是个下意识动作,他却发现青石上似乎有文字,叫来人将青石全部挖出,抹去泥土一看,是一块墓碑,正面有“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楷书,四周纹饰是八卦图案、十二肖属动物图像和日月星辰,四个侧面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碑的背面有长达千余字的碑文。可以判定,这是一块古墓墓碑。但县里并没当回事,一个电话,便让南京博物院派人将墓碑拉走了。

此事传到南通一位文化人耳里,他立即派人奔赴南京,对刚刚入藏南京博物院、后来成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墓碑铭文进行拓印,这位文化人就是南通博物苑书记穆恒。拓印拿回来一看,吓了一跳,碑文居然详细记载了墓主姚氏家族,在唐末五代的半个世纪中,统兵占据江海岛域、设立建制的创业史。

难怪专家们会吓一跳,因为南通在宋代之前的历史基本无考,更没有实物佐证。狼山北麓园题名坡有一段摩崖石刻,被认定为南通最早的文字记载:

天祐三年(914)冬,东洲静海都镇谒使姚存上西都朝覲迎到此。

南通史学家们对这26个字作了多种推测与考证,均不得要领,因是孤证。河口出土的墓志铭,与狼山摩崖石刻联系起来,互为印证,终于把南通建制历史捋出清晰线路。

《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见图)记

载了徐夫人墓葬的位置:

葬于静海都镇管下永兴场王铎铺界新河北、永兴场运盐河东二百步,以安玄窆。短短32个字,史料价值极其珍贵,它为我们留下了早期上官运盐河南北航道延伸开拓的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唐末五代时期,永兴场的运盐河已有新老运河之别,所谓“新河”,乃是古运盐河自河口交界往东南延伸而开凿的运河。那时,河口所处的永兴场西北境已具村落形态,有了商铺,盐民们在此聚居繁衍,运河口岸商旅川流,十八里河口喧嚣鼎沸。

河口村见证了1000多年前运盐河开浚与贯通的历史,《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就是一部意义重大的文献史料,河口的地下,埋藏着南通城市文明史的发源和城市军事、政治、经济活动肇始的全部秘密。

据《两淮盐志》所载,“如皋蠡溪古煮盐区,是两淮和江浙地区煮盐之始”。由汉至唐,如皋因大海东移而成内陆,蠡溪盐场不复存在,其盐场之首的位置,据手拱让给处于今天河口的永兴盐场。那时的永兴盐场和运盐河,真个是囤银积雪、争峙山岳,河口古津渡,呈现一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

来自苏州的姚氏家族,就于此时统治了南通半个世纪,几乎贯穿整个五代时期,《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如此记载:

(夫人)年十五,适于吴兴公。其始祖祖于姑苏,蝉联位望,为代所称。其后枝分派引,从宦过江,佐唐、吴二朝,历官四世,镇东陆江海之奥府,静边鄙,安民庶,务耕桑;复竭家财贖父勇将士一千人,设官吏,烈将校,上佐国家,已安边地;司煮海积盐,峙峙山岳;专漕运,副上供。此公

家世之绩业也。

夫人十五岁时嫁给吴兴姚公。姚公先祖在姑苏兴家,地位与声望为世代颂扬。后来姚氏家族分出一支,举家随任,迁往江北。辅佐唐朝和吴国,四代为官,守卫江海东疆物产丰饶的重镇。肃清边远地区,安抚民众,发展农桑;祖上招募兵丁千人建立军队,设置官吏,选拔将官,对上辅佐朝廷,对下安定边境;执掌海水制盐生产,海盐堆积如山;办理水上运输,向国家交纳盐粮物资。这是姚公家族的业绩啊。

唐末五代,是处在唐宋两大统一王朝之间的一个短暂分裂时期。907年唐朝亡,960年赵匡胤建宋,中间的50多年,史称“五代十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动荡时期,版图破碎,战乱频仍,经济萧条,地方藩镇割据,民众苦难深重。姚氏家族任它沧海桑田,时事变化,东风来向西倒,西风来向东倾,在风雨飘摇中稳稳把持南通地方政权,直至周世宗柴荣攻克静海,姚氏家族才退出历史舞台。

后周显德五年(958),柴荣设通州,下辖静海、海门二县。静海制置巡检副使王德麟征发民夫,兴筑土城,由是,南通遂有城矣。其时,徐夫人已去世多年,她把历史的一段隐秘藏匿于地下,诚如其墓志铭所云:惊埋玉而地厚,将刻石兮天长。

《南通传》连载第四章 通济天下:因盐而兴的黄金水道

丝路花语

江海风物

微雨卉新惊蛰始

□孙同林

惊蛰这个名字,在二十四节气中是最生动、最传神的。蛰是藏的意思,惊即惊醒。惊蛰,古代也称“启蛰”,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到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的一个“惊”字,不仅让蛰伏的昆虫惊醒,也让世上的万物苏醒,它的到来,昭示着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

“惊蛰起,雷声起。”惊蛰分为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黄鹂)鸣;三候鹰化为鸠。”惊蛰时间点在3月5-6日之间,此时,桃花红、梨花白,黄莺鸣叫、燕飞来。

惊蛰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自然节令的反映,“惊蛰一声雷,谷子堆成堆”。一声惊雷,凝聚着大自然的雨露,拂醒了冬眠的虫蚁,舒展了纵横的草木;鸟儿们舒展灵性的翅膀,掠过山峦水畔,停泊在春光里。蛰居乡村的人们,对惊蛰有着独特的情感。自古以来,农人很重视惊蛰,视它为春耕开始的节令。唐代诗人韦应物《观田家》说:“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惊蛰的雷声,农人们听来,就像一颗期待生长的稻谷听着雷声。

在如东乡间,关于惊蛰的农谚很多,“春雷响,万物长”“惊蛰春雷响,农夫闲转忙”“惊蛰地化通,锄麦莫放松”“惊蛰有雨并闪雷,麦积场中如土堆”……足见人们对惊蛰的看重。记得孩提时,农人已经扛着各种农具走上田野,有的平整冬翻的田地,有的给豆麦和油菜追肥,也有的在向地里撒草木灰,准备播种土豆、蔬菜、瓜果……辛勤劳作的人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如东乡间还有“未到惊蛰雷先鸣,必有四十五日阴”“雷打惊蛰前,高山好种田”的说法,是说惊蛰前打雷,这个春天会遭遇阴雨连绵。而且,惊蛰前打了雷,这一年就会出现较多的阴雨天气,更适合种植水稻之类的农作物。今年,刚到雨水节气就出现了打雷天气,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也是在提醒人们种植上要选好时节。如东民间还有“未蛰先雷,人吃狗食”的俗语,说的是惊蛰前打雷,预示这一年收成不好,是灾年,老百姓要做好抗灾准备。

我站在惊蛰的土地上,听它们细碎的低语,感受它们紧缩了一冬腰肢伸展的喜悦。那些泥土下的精灵们,在黑暗中已沉寂了很久,它们正挣脱冬季的寒冷和萧瑟,一层层褪去灰色和晦暗的外衣,在雨水的润泽下,春雷的惊醒中破土而出,感受晨曦初照的光辉,感受生命重生的欢愉。在这样的春日,我们可以忘却很多的纷扰与抗争,可以不再紧迫与茫然,可以尽情地沐浴在春光下,以轻松和空闲的姿态穿越春天。

惊蛰,这个令万物为之苏醒为之沉吟的节气,在“润物细无声”的清晨,为人们亮起一束希望之光。



又见宅沟清如许

□陈汉忠

宅沟,是江海平原特有的自然景观。如果把万里长江比作祖国母亲身躯上奔腾的主动脉,那一条条波澜不惊的河流则是它的静脉。而更多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宅沟、民沟恰是它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它们交织成江海平原上四通八达、蔚为壮观的庞大水网,成为黄海之滨、长江北岸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南通地区古宅众多,由此派生的宅沟自然也是千姿百态,最著名的要数常乐镇附近的清末四大望族之一的秦府宗雅堂宅沟了。秦府是个鸳鸯宅,东西两宅都有独立的四门宅沟,中间设一道两米多宽的宅弄。两条宅沟各自独立,却又相互依存。因为宅弄中间建有一座小石桥,既能使两沟互通,又使宅弄增色。其次,如清未状元张謇的间业老师徐云锦的东海堂宅沟,为烘托古宅之秀美,主人在宅沟外围植有一片竹林,后宅沟荷叶戏水,前宅沟老菱飘香,加上建筑玲珑剔透,错落有致,更使宅沟生机勃勃,秀美如画。

不过历史有时也像故意捉弄人似的,那几条在海门颇有名气的宅沟都因战火、水利建设等诸多原因而湮没在岁月的烟云中,倒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宅沟,虽然也已面目全非,但至今还能寻觅到身影。

我外婆家在小镇西侧,是一个周姓宅院。那条长方形的宅沟是七八户人家的生命之源,日常饮用、淘米、洗菜乃至灌溉菜园都仰仗宅沟。周家宅沟朝南,北面的后宅沟水面较宽,约有十五六米,东西长度约五六十米,水深不足两米,清澈见底。因宅院外围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民沟裹挟,宅沟与民沟之间形成一条狭长的宅弄。宅弄少说也有百十来米,宅沟流到南头拐角处,水面又宽了起来,继而东西水流交汇。前宅沟正中间早年有条小木桥,是连接宅院内外的唯一通道。有一年闹水灾,周家宅被淹,小木桥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了。水退后乡亲们一合计,就在原来小木桥的位置筑了条泥坝。

路通了,周家宅恢复了宁静。有了泥

坝,外婆也不用担心我过桥掉沟里了,可似乎少了点什么。我现在的目光看,少了小桥流水的诗情画意。但那时周家宅人没有这个雅心,尚未温饱的人们追求的是实惠和一劳永逸的便利,他们对脚下这道泥坝的喜爱远胜那座被冲垮了的小木桥。

木桥没了,但宅沟还在,沟里的水依然清澈,呷一口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鱼好则鱼丰,宅上人家联手买了几百尾草鱼、白鲢苗投入其中,加上本来就有野生的鱼虾,整条宅沟充满了勃勃生机。清晨,水面上弥漫着一层薄雾,刚刚长成半斤八两的鲢鱼成群结队浮上水面,鱼嘴一张一合,动作整齐划一,犹如一队正在操练的士兵。一些调皮的草鱼,一边不时啄食沟沿边的青芦苇叶,一边戏闹着跃出水面,激起一圈圈欢乐的涟漪。我记忆最深的要数一种野生的扁丝条,它细长条,但长不大,最多也就四五寸长,喜欢成群结队聚集在宅上人家淘米洗菜的地方。每逢有人淘米时,清水里泛起一股白色的米泔水,许多扁丝条鱼在浊水中追逐觅食。这大概是鱼儿最放松警惕的时候。此时,水浑了,小鱼的眼睛看不清了,混乱之际,你用空淘箕朝浑水中奋力一搅,准能捞上三五条小鱼儿。真应了那句浑水摸鱼的俗话。

宅沟水自成体系,与外界河流断绝,但可能地下相连,泥沙渗透,外河潮起潮落宅沟也有反应。你对它敬畏有加,它就还你丰茂和甘甜。早些年,生产队年年拖船进来淤泥,其实就是现在的清淤。那时宅上人还不大用污染这词,所谓淤泥也是为了积肥。淤泥那几天,宅沟水浑得发黄,但几天后,宅沟水更清,水草更茂密,鱼儿更欢腾。队里淤泥积肥,无形之中为宅沟清除了淤泥,水体一年比一年好。后来,实行家庭承包了,淤泥船也搁着不用了,宅沟水也在乡亲们不经意间悄然变化。那年夏秋之交,隔壁周大叔回宅,顺手把两个空药桶在宅沟里洗了洗,

这在乡下也不算了事,可偏偏就出事了。不知是农药残存偏多,还是宅沟污染积聚的爆发,总之,第二天早上,宅沟水面上漂起了大片的死鱼,侥幸还活着的也呆头呆脑在浅水中瞎晃荡。宅沟大病一场,多亏在县中医院做医生的风雨舅舅见多识广,在他的提议下,大家一齐动手,把死鱼和腐败的水草等捞到岸上掩埋,再把两条宅弄的泥坝掘开,使宅沟的死水变活水,又把久违的泥船弄来清洗,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月,才算把此事了结。后来,宅沟虽然活了过来,但却再也没有回到从前去。

又过了一些年,宅上通了自来水,宅沟的功能也渐渐萎缩了。不仅宅沟,还有外面那些通潮河流的水,也渐渐浑浊起来,宅上人顶多也只是在宅沟里清洗一下衣物什么的。不知从哪一年起,乡下学大寨平整农田,许多宅沟被填平了耕地,好在周家宅沟免于难,但宅沟的水面却日趋缩小,水也不再清亮,变得发黄发浊。渐渐前汀和东西边汀也干涸了。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伫立在废弃了的周家宅沟旁,我无以作答,童年的记忆是那样美好,但我的心却在隐隐作痛。令人欣喜的是前些日子回乡,却发现沉寂多年的周家宅沟面貌焕然一新。曾经盖住了水面的枯枝残叶不见了,塌陷的沟堤得到了加固,一度泛黄腥臭的宅沟又变得清澈。有几条扁丝条跃出水面,激起一圈圈小小的涟漪。村支书告诉我,为了让家乡的水系重新焕发青春,当地政府专门拨出款项,对境内许多河沟进行了机械化清淤,而且不留死角,不做表面文章。又见宅沟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想,因为有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坚强决心,有人民群众对青山绿水的殷切期盼,才有这源头活水。

江畔听潮

豪滨射虎

南通迷人作品评析(三十一)

“范公文章政事,震耀一世”(五字收藏观赏石情况,卷帘)才有太湖石

作者:朱建铭 评析:周惠龙

该谜发表于2023年12月出版的《中华谜艺》第77期,卷帘格为灯谜谜格,该谜格规定谜底为3字以上,要倒读相扣谜面,故此谜底倒读为“石湖太有才”来扣合谜面。

读者或许会问“石湖太有才”为何能扣合谜面呢?

先看谜面,此谜谜面为南宋·龚明之对范成大评价。范公即指范成大,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南宋名臣、文学家,字至能,早年号此山居士,晚年退居石湖,号石湖居士,著有《石湖集》《石湖大全集》《石湖诗集》《石湖词》等。故以“范公”踏实“石湖”,确凿无疑。再看龚明之对范公的评价“文章政事,震耀一世”,说的是无论写文章也好,参与政事也罢,范公都“震耀一世”,不就是“太有才(华)”的最好注解吗?

历史上范成大确实如龚明之评价的一样:于文章而言,范成大素有文名,尤工于诗,自成一派,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其作品在南宋末年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到清初影响更大,有“家剑南而户石湖”的说法。于政事而言,范成大数次出任地方官员,从州守至制置使,均兴利除弊,减轻地方负担、改善百姓生活,促进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政事卓著。

“事业文章两足尊,南北东西曾遍历”,这是宋代张镃对范成大的评价,与龚明之评价异曲同工,以此以面亦可扣该底,然终不如朱建铭先生此谜面,因为朱先生此面“范公”明确踏实了谜底“石湖”。(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通谚撷趣

眯细眼儿看梅花

□黄步千

眯细眼儿看梅花:看个影子。

眼头见识:阅历。

望想:希望、念想。

细范:精致细巧。

细皮儿眼:小事不值一提。

细货:指金银首饰,也昵称指小丫头。

纳宝儿:不听话的宝贝儿子。

纵过时辰不过日子:耽搁不会超过一天。

给三只指头你遮遮脸:照顾你的面子,替你遮挡点儿。

绑住了戏:捆绑在一块儿,成为共同体,不管生死苦乐共享。

雨丝风片

识人的几个关键点

□李伟明

识人历来是一件难事。古往今来,不管是智者还是贤人,都不敢肯定自己的眼光百分之百准确。诸葛亮在《兵法二十四篇·将苑知人性篇》说道:“夫知人性,莫难察焉。善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他还提出“识人七法”。然而,聪明如诸葛亮还是难免用错人的时候,最典型者即错用马谡。至于凡夫俗子看错人,交错朋友,导致不良后果才醒悟的情形就更多了。所以,人们不得不感叹:用人容易识人难,知人知面难知心。

对于普通人,不管他怎么伪装,危害性毕竟有限,有没有识破他,未必很要紧。而在干部队伍当中,识人用人就特别重要了。我们经常感到无奈的是,很多人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前,确实看不出其真实面目,而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本来面目日益显现,这时大家可能已对他无可奈何了。特别是某些官员成为贪官之后,有人不禁追问:当初为什么要推这样的人上去?

人的本性确实容易隐藏。至少这几个关键点,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一下干部的品性。

群众视角也许是最理想的视角。有些人在上司面前,时刻不忘戴上“面具”。所以,作为上级,你眼中的那个下级,未必就是你以为的那个形象。但是,如果多向他身边的群众尤其是他的直接下属了解其人,便可能看到真相。有的人在下属面前,也可能伪装样子,但伪装时间不会太长。很多年前,我在报社工作时,曾经有个县里的通讯员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单位新来的一把手如何坦诚实任、如何关心下属,大家都感到特别温暖。但不出一个月,他又告诉我,这个新领导是个十足的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把大家整得苦不堪言。我一向认为,考察干部,一定要多听听群众尤其是这个人的下属怎么评价。下属才知道他是怎么做工作的,如何为人的。

掌权时候也许是最重要的阶段。很多人,身居闲职时,谦逊低调,甚至表现得一身正义。但是,某天身居要职掌握实权了,就判若两人。得意时分最易识人,权力最能检验一个人的定力。人们常说:“一阔就变脸。”其实,做了官掌了权,更容易让人变脸。如果一个人身居高位而没什么变化,那么可以肯定他身处任何环境都能守住本心。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飞扬跋扈、势利险恶之徒,等到退下来之后,可能又变回待人友善的模样了。某地文学圈的朋友说过一例:某公“发迹”前是个文学青年,常与文友在一起。扶摇直上之后,文友们以为他会关心一下文学事业,不料他反而把文学看得比什么都轻,从此与文友们形同陌路。及至退出领导岗位,他又找回先前那帮文友,与大家称兄道弟。类似的情况可谓比比皆是,让旁观者对某些人的“能屈能伸,进退自如”叹为观止。

利益面前也许是最有效的考验。利益观是三观的具体体现,直接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如何对待利益,折射人品高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正当的利益观。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这种丑陋行径必然出自下品之人。

时间主线也许是最可靠的路径。一个人到底怎么样,最终还是要以时间来检验。如果经历了进退留转,胜败荣辱,一个人还没改变本性,那么,这个人就是最真实的。对他人认识上的误差,也需要时间来矫正。想起年轻时,曾有一位老乡因为对我所做的工作颇不理解,以至产生误会,我怎么解释也没用。及至数十年光阴过去,大家都知道了天命之年,有一次,他突然坦诚地对我说,以前确实把我“偏”了。由此,他断言,相信我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岗位,本性都不会改变。这话让我感动。我想,别人对我,我对别人,何尝不是要靠时间来下结论?只有时间足够火候,才能真正看清一个人。